

劉紹銘、張隆溪、廖偉棠、陸灝

談散文：

「2008城市文學節」散文交流會 (2008.4.18)

主持：張隆溪

主講嘉賓：劉紹銘、廖偉棠、陸灝

張隆溪：現在先歡迎大家參加我們今天下午散文組的討論，這個城市大學城市文學節的散文討論。我的名字叫張隆溪，我是香港城市大學的教授，所以這裏就是我的學校。我是今天的主持人，今天我們主要是聽三位在散文方面都很有造詣的散文作家談一談。他們是這一次的評審，聽他們談談這一次參加比賽的作品和作品的特點。那麼我們先介紹今天下午的三位嘉賓，坐在最左邊的是陸灝先生，他是從國內，從上海來的。在我旁邊的是廖偉棠先生，他是香港本地人。在我右邊的是非常著名，老一輩的學者、散文學家劉紹銘教授。我想今天下午不要很正式的一個一個發言，而是對談一樣，而且同學們如果有甚麼問題也隨時希望你們加入談話，如果你們有甚麼問題，感覺或是對文學有興趣，甚麼問題都可以談，今天下午我們就這樣對談，只要跟文學有關係的。那麼我先請劉紹銘教授講幾句。

劉紹銘：我想問一個問題，你為甚麼要看書？為甚麼要看課外書？張教授寫的都是非常嚴肅的東西，為甚麼你們要來聽...因為我是悲觀主義者，所以我把立場跟你們說了，今天要問你們為甚麼要看書，看書有甚麼好處？

陸灝：其實你這個問題本身滿樂觀的，你是問「為甚麼要看

書」就是說，你是承認有人看你的作品。哈哈，我肯定看了。

劉紹銘：我假定啦。

陸灝：假定也是樂觀呀。

張隆溪：同學們你們誰想談一談？不要害羞，年輕人就是要有勇氣，想說就說。剛才劉教授提的問題，你們為甚麼要看閒書？同學你有沒有看閒書？有的話為甚麼？有沒有人願意講？非常好，你看這問題好像有點奇怪，其實劉教授在引導你們。換句話就是問你為甚麼對文學有興趣。

劉紹銘：以前呀，男孩子看文學書、看閒書是為了「impress」女孩子，我年青的時候當然是這樣。哈哈。

張隆溪：有沒有人願意回答？這位帶眼鏡的同學。

觀眾 1：我可不可以用廣東話講？

張隆溪：可以呀。

觀眾 1：我希望透過散文將我的思想用文字表達出來，要學這一種技巧。因為思想比較抽象，用文字將其實在化，反而令思想可以更天馬行空。所以我想從這次散文座談會中學到如何用真正的文字寫真正的散文。

張隆溪：還有誰想發表一下？

同學 2：我覺得從閱讀的過程中可以好像看電影或是聽歌一樣短暫抽離現實世界。如果跟作者的觀點有不同會在心裏想一下；

如果和作者想像一樣就可以引起共鳴。

廖偉棠：非常好。那你覺得閱讀跟看電影有甚麼不同？

同學2：閱讀有想像的空間；而聽歌可以創造一個意境；然後看電影就是有畫面，成個形象都出來了。

張隆溪：這邊有沒有同學要發言？

同學3：大家好。我覺得看散文或是看書都是想去看一下作者寫作品時的感受，並不一定要看出作者想寫的某一樣東西，而是想看他當時的感受、想表達的一種心態。從中亦可以看到他們的表達技巧，如果把讀者帶到作者想他們感受的一種狀態。

張隆溪：後面的同學都是剛來，那我再次介紹這位是陸灝先生，這是廖偉棠先生，還有劉紹銘教授。剛才一開始劉教授對大家提了一個非常有意思的問題，首先是你們有沒有在課外時間看一些閒書，有的話那為甚麼要看這些書。其實是非常有意思的一個問題，剛才也有同學回答了。我想我們不是說要每一個人都表態，不是這樣子的。我們可以繼續剛才的問題，同學如果有甚麼問題或意見，我們有一個話筒，在這個房間裏誰都可以用。

劉紹銘：我用廣東話再說一次，各位同學，我們剛才問為甚麼要看課外書，為甚麼要看閒書，即和我們考試沒有關係的，為甚麼要看呢。我們已經討論了。還有一樣，你要在街邊買一本書，我們稱它為散文的書，那些八卦的散文，香港有壹週刊之類，那些關於明星的生活的散文，你不能說它不是散文。拿一本這些在街邊買到的八卦散文和我們在書店買的魯迅有甚麼分別呢？為甚

麼老師要我們看名作家的嚴肅散文而不是那些八卦新聞？為甚麼呢？有甚麼原因呢？我們可以討論一下這個問題。

廖偉棠：我覺得這個問題很好，我很想聽聽同學們的回答，我等一下再講我對這次評審的想法。

張隆溪：同學們有沒有回應？講廣東話也可以，沒問題。

劉紹銘：我假定你們都是香港人，但有沒有一些剛剛從內地來香港不夠五、六年的同學，即是在香港讀書的同學。我希望你們舉手，我們評審的時候很注意這個問題。這位同學是大陸來的？來了幾年？

同學4：兩年半左右。

劉紹銘：後面那位同學，聽你剛才說普通話，我就知道你是大陸過來的，你來了多久？

同學2：我是在澳門讀書，在讀大二。我是從浙江來的。

劉紹銘：還有沒有同學是從大陸來的？三位...四位...因為我們評審的時候，從語言能力表達方面都注意到。這個問題我們慢慢再講。

廖偉棠：我看這一次散文比賽的作品，而我也做過其他散文比賽的評審，我看到這幾年的文章有一個特色，很奇怪。就是都不夠散，散文都寫得太用心了，沒有那種輕鬆和流暢在裏面。大家都很苦心的去寫散文，但我覺得寫散文的樂趣就是失去了。有一點這種感覺。

陸灝：太造作了，像寫作業，有題目一樣。

廖偉棠：匠氣太重。當然散文有兩種，有素散文；也有一些是力度要很大的，但是我覺得好幾種散文都應該是流暢，像作者的隨筆。這種作者的思維真的在流動的散文現在很少看得到。可能大家覺得寫這一種散文不容易得獎。跟別人比較的時候，如果你的技巧寫得比較明顯就容易得獎。

陸灝：我自己的創作經驗很少，因為我寫得並不多，但是因為我做了二十多年的編輯，所以我從編輯的角度跟你談對文章的感覺吧。而我們今天參加評審會議的時候，劉教授就說「我看文章、看散文，第一個看它的語言。如果言語流暢、有靈氣，那他寫甚麼東西我不是太在乎。」這一個答案是從一個很老道的一個觀念去看，有些人我覺得很奇怪的，就是我看很多作者，言語我覺得是一種天賦，有些人一出手他的言語風格就形成了，然後他一輩子寫出來的，他在學識上、在見解上、在思想上他都可以記錄得不是太深刻，但是他的言語這東西可能一下子就成熟了。你要改變自己的言語是很難，就等於是要改變你自己寫字的筆跡，一下子改不過來。你看香港的那個毛尖呀、張愛玲，她們一出手就是這麼一個風格。其實到了晚年她反而差了一點，不及早年的好。所以這個是一個天賦或是她看書一定看得多或是看某一類型的影響比較大。但是我想那個學識、思想、見解是會隨著年齡不斷慢慢的增加，所以我覺得劉先生作為一個評判從這個言語角度落手，我覺得是非常有見解的，這個就等於教練去選運動員，他會看你是否有一類天賦，他不一定是跑第一名的，但他覺得這個人有發展的前途，所以我覺得這個是我自己的體會吧。

劉紹銘：我們做老師的‘Teacher’，一定要說真話，有時候不太好、聽得不太舒服，寫作呀，我跟董橋幾位都講過，很殘忍的，用英文說「In writing, either you have it or you don't.」就是說你有天份或是沒天份，寫作真的需要天份。就像張愛玲在港大的〈天才夢〉第一句就很了不起。好多東西是可以訓練出來的，但這種天份不可以。好像紀老先生，他好悶呀，他很多好朋友的文章都好悶，就是不會寫。好像剛才廖偉棠先生說的，這次徵文比賽同學們的作品都這麼有匠心，很‘elaborate’、很在意、很清清醒醒的在寫。沒有那舒暢的味道。這不容易，你看你去找楊照老先生早年的東西看一看跟現在的東西比較一下，他等於說我自己快死了，人到了這麼一把年紀才能放出去，文章會愈散愈好的時候，真的不容易。這個跟年紀、輩份，對自己的信心沒那麼強的時候，每一個字都是很精研的。到了楊老先生的年紀或是我這樣的年紀差不多就可以了，老子不在乎了。你想罵就罵呀，我管你幹甚麼。同學們要到達這個境界不可能呀，他們還在念書，規規矩矩一個字一個字的練出來。

張隆溪：我也說幾句，我覺得就剛才廖先生講散文應該散，要做得隨意，這當然是非常高的要求，好像蘇東坡他說自己的文章就是這樣，但像蘇東坡這樣的在中國也不是很多，所以這個不容易做到。那作為學生我覺得剛才大家都提到有一個才能，因為散文呀...說起來也有一個笑話，從前有一個想發財的資產者，想要自己有文化修養，找了一個老師教他哲學、文學，老師第一課就講文學有兩種，一種是詩、一種是散文。押韻的就是詩；不押韻

的就是散文。資產家就說「那我都不知道我說了一輩子的散文」。我的意思就是說，散文也不是那麼散到不押韻的就是散文，這是不一樣的，我們講的是文藝的散文，是一種文學的體材，作為文學的定義它是語言的藝術。我們每個人講的都是話、每個人講的話都是通的，只要你講的大家都懂你的意思，一般大家都有運用言語的能力，那是一般交往、通訊的能力，但作為藝術，作為藝術的散文，它有一個審美的功能，就是剛才也有同學提過就是讀的時候有感受，作者寫的時候表現了一些內心的思想、想法、情感，這種散文是有組織的、有章法的。講的其實都不矛盾，當你真的到了更高程度時，你的規矩、章法都變成自己的內在，你寫的時候不會想這個東西，就像學作詩，古詩你一開始要懂平仄、懂對仗、講格律，一個一個字填，要平仄都不對。可是，到最後大師寫詩時，絕未想到這個字是平是仄，它出來就是對的，所以當你到了高的境界的時候把規矩都消化在自己的文章裏面，自然就行文流水，都是非常好的散文，其實這是一個過程。換句話說，一方面藝術確實是要天份，音樂你沒有天份，音很準但大家聽起來就是沒有音樂的感覺；文學也是一樣，需要有天份，我不是說你沒有那個天份，每一個人都有一定的才能，但是學習還是很重要。如果你全是靠天份就不要談了，因為我沒有那個天份就怎麼學都不會。其實散文有多種，詩也好、散文也好，很多人認為詩是表達自己感情的對吧？我還記得從前在大陸時，我們批判現代主義的詩人是最荒唐的自我表現的典型，但其實詩從來也不是表現自己感情的，他說他的詩是完全相反，所以我看來他是覺得詩是很有學問的東西。他的文章裏面提到很多莎士比亞之類的，所以詩也有學在裏面。所以雖然嚴老師他說詩不

關書，但是他也讀了很多其他人的書才能寫成好詩，所以我覺得兩樣東西一點都不矛盾，一方面要有才能，到了最高的境界時，有沒有規矩已經不在乎，可是又要有一定的規矩才能夠學習，所以對學生來說也許是一個規範，你去臨摹、學畫、學書法，沒有人一生來就是書法家，他一定要看很多古人的書法，一個一個字臨摹，先要有一個規矩然後才能放開，這有一個過程。所以我覺得對於年青的學生，多看好的文章，看別人怎麼寫，有時候我們看好的文學作品都有一個感覺，就是他說的東西都是我心裏想說的，但我就是說不出來，但他卻寫得這麼好，這個對我們有很多啟發。我覺得這是很重要的，有兩個方面，一方面確實要有才能、天份，要放得開，不要經營。這一次的確有這問題，很多參加的作品顯得有點匠氣，刻意做了一些修飾，顯得不自然。但這是一個過程，尤其是年青人不易達到，但慢慢地大家就會愈寫愈放得開，希望更多參加者成熟了之後，作品會愈來愈好。但這是有一個階級。

廖偉棠：關於才華我也說兩句，剛才說才華好像是天生的，沒有辦法。假如說真的沒有才華，我覺得對寫散文來講還有一點，就是你個人氣質的培養、個性的培養，對寫散文也非常重要。散文有一點很重要就是「有話要說」你是真的有說話要表達，而不是純粹形式主義的東西。詩歌有時候可以單從形式主義的東西寫出一首好詩是有可能的，但是散文如果你沒有話要說，偏要說，就會顯得很造作。我覺得除了知識的培養和你本來已有的才華的培養外，還要重視個人修養和氣質，如果一個人的修養足夠，或是有某種獨特性格、獨特的表現，他化為文字，那文字的特色、

語言的色彩，亦會因為個性色彩而賦予之上。

陸灝：我覺得散文有兩類，一類是感性的；還有一類是知性的，比如說我剛剛提到的天賦語言，這一種感性色彩會比較濃，而我自己知道我的文字是沒有甚麼感性的色彩也沒有甚麼才情，但我就多看書，培養自己各方面的素質，知識面多一點，然後你對問題的理解也……因為有些散文的文字很平、很樸實，但它的見解很好，或是它提供了很多知識的東西給你問問題，了解世界，其實這樣也是一個很好的散文。如果你知道自己才華上不是特別，要去模仿別人感性的散文就會很矯揉造作，那麼如果你認為自己這方面沒有才華，那你就要在讀書上、修養上多增加自己的知識、見解、思想。其實這也能夠做到一類散文，是一種沒有甚麼文彩，但讓你感覺到讀的時候也是一種享受的散文。

廖偉棠：有一句話我覺得受用不盡，就是我小學的中文老師強調我們作文一定要做到第一點，就是要先立意，我現在是靠稿費為生的人，我寫了很多文章，如果我立意好了，那篇文章我就能很順暢的寫下去，但是如果你還沒有找到一個意義，沒找到你想說的一些話，那你用盡自己的才華也不能寫出一篇好文章。

張隆溪：我想接著說一句話，我覺得所有的文章，包括詩，我很懷疑真正寫得好的詩，它的形式和它的內容還是要完美地結合在一起，很難一個純形式的東西可以變成很有生命力。我覺得古今中外那麼多人寫詩、寫小說、寫散文，那麼到最後能夠真的長存下來的有一定數量。當然不能全部都保存下來，但最後能保存下來的都有一定的道理。拿中國文學來說，中國文學從詩經以來

有這麼多作品，到現在你覺得真正好的東西，再回去看看是一定有道理的。我記得最近在書上看到一篇文章，是我的好朋友汪先生，他在做一個唐詩選，他做了一個序言，他說他選詩的時候他很想打破那一個從前的框框，選一些歷來不入選的詩。他真的把唐詩從頭到尾去看一遍，看了半天，他發現歷來選的好詩，就是好詩；歷來不選的，大概要真正能夠在裏面再選真的好的不多，換句話說，時間大概是一個檢驗的重要標準。現在西方都說這是人造的，但不見得。是人造的，但不是一個人造的，也不是一個時代的人做的，是不同時代的人，經過長時間，最穩當的說法就是時間本身就是一個標準。那麼多年代的人都發覺那首詩值得讀，那一定是有它的道理。說到底，剛才說的那個意義，一篇文章講的東西，它給不同年代的不同讀者都能引起反思，我想它一定有它的意義存在。那是非常重要的一點。所以有時候我覺得對詩，尤其是對寫抒情浪漫的詩有一個誤解，有時候會覺得只要有感情就一定寫得出抒情詩來，但其實不見得。真正好的詩包括浪漫派的詩，它們詩裏面都有很多東西。不光是有人誤導你說，詩就是感情的自然流露，其實他自己也不是，他有很多學問，這兩者其實都不矛盾。

劉紹銘：少少一個機會就能看到我們香港同學實在不喜歡發言，從大陸來的同學就會發言。這不是一兩天就能打破的傳統。我想提一個問題讓大家比較投入一點，也是一個假定，假定你們都有看報紙的習慣，這很難假定，對吧？今天報紙可能都慢慢被取代了，都看圖片了，或是免費的〈都市日報〉，只要早起來就能拿到。我假定你們都還有看報紙的習慣……或是更好的問題

是，現在中國文學裏那一個寫散文的你比較熟、比較喜歡？這是我想問的。另外一個就是香港有很多專欄作家，你們喜歡那一個？為甚麼喜歡他們的作品？我希望你們能夠發言，要不然我就是自己跟自己說話了。

張隆溪：有沒有同學看報紙專欄、看散文，喜歡那一個作家？有沒有同學想講幾句？剛才劉教授說香港的學生都不發言，現在是一個機會讓你告訴他，他不對了。哈哈。有沒有想說？真的大家討論才有意思呀。你們來聽我們幾個人說沒有甚麼意義。非要參加到裏面去才會有意思，要參與。

劉紹銘：大家不看報紙。

同學5：我本身只看蘋果日報，它的其中一個專欄作家陶傑，一位香港出名的文人。我比較喜歡看他的專欄、散文，亦有看他的書。因為我覺得他的散文很貼近香港日常發生的事，也很平民化，語中亦帶有諷刺。他的散文很簡潔，所以我覺得我應該從中學習。正因如此，所以我喜歡看他的專欄。

張隆溪：還有沒有其他？

同學6：我想說我喜歡龍應台，前幾年在蘋果日報寫專欄。她來香港寫專欄的時候，她寫得很貼近日常生活，很有趣。例如，她在香港的商場看到一個奇怪的現象就寫下來，就是很隨意。

廖偉棠：香港的專欄作家也會寫這些，那龍應台跟他們有甚麼不同呢？

同學6：可能是她那外地人的眼光吧。有一些地方，香港人自己覺得沒有問題，但外地人看就會覺得有問題。

張隆溪：龍應台她是文字、語言上利害，她的比喻、形象都拿得比較準，她能夠用非常具體的語言說明問題。

廖偉棠：同學你還有沒有看龍應台的文章？她在明報有一個專欄。她的散文也很好看。那你覺得她跟陶傑有甚麼不同？其實他們都有一些批判.....

同學6：我覺得陶傑想的方式比較西化，他有時候會引一些英國的例子，就是香港人做的一些事情很崇洋，我覺得他有時候批判香港的方式時是從殖民思想方面說起。

廖偉棠：同學你是說你覺得陶傑他本身是這樣子，還是他批判香港人是這樣子？

同學6：陶傑批判香港人是這個樣子；而龍應台則是從一個公民理性的方向去看。

劉紹銘：其實同學講的兩位都能證明我們剛才所講的文字表達功夫。其實無論陶傑或是龍應台所講的都不是甚麼了不起的真理，可是他們的說法跟普通的作家不同。

廖偉棠：還有沒有想問的問題？

同學7：不好意思，我想說平常我們看報紙或者是評論的時候不一定是看作者是誰，如果專欄的題目適合我，我就會看，我不會特別的去留意誰是作者，特別是說道理的，我會多看一點。但

是政治的我就一點也不感興趣。

張隆溪：我不太明白同學你的意思，你說講道理的你會多看一點，比較喜歡；但是跟政治有關的你就一點也不感興趣。可是講道理的和政治的往往是掛在一起。

眾人：哈哈……

同學7：不是……有時候講道理的會提出一些香港的例子，但是政治題目的，它會提到誰、誰、誰，但是我真的不懂這些「誰」是甚麼人。那我就看也不會去看了。

張隆溪：不過有一點我想建議同學，當然不是每看一篇文章就要記住是誰寫的，不過尤其是文學作品，如果你比較喜歡誰寫的文章，讀了之後應該對作者有一點印象。確實有這樣的情形，我也經常聽同學講過，他看過那本書，看完了，但不知道是誰寫的。哈哈。他就是記不住作者的名字。這其實是基本的訓練，以為還是要注意一下作者是誰。

廖偉棠：所以文學書在香港沒有市場，因為那個作者名太難記了。哈哈。

張隆溪：還有沒有別的問題？

廖偉棠：內地來的同學，你們覺得香港的散文或是專欄文章跟大陸看到的專欄、散文，有甚麼不一樣？

同學8：其實我在大陸很少看報紙。但是在香港看的報紙就好像同學說的，看了但也不記得作者是誰，只是選自己喜歡的題材

去看。

同學9：在大陸我不太看報紙，我多看合集；然後，香港粵語的文字有時候會看不懂，但是我覺得有時候文字表達，語言方面會比較好一些，有些地方會更好，情感表達方面。

同學10：我想問，有時候聽別人說有一些專欄作家都會請槍手，是幕後代筆，我問他們為甚麼會看得出來，他們說是從一些風格、筆法、創作特色就看得出來。那我想問你們從學者的觀點去看，風格是不是真的可以模仿，讓人看起來真的是那位作家寫的？

陸灝：這也就是我剛才說的兩類，如果有人他的文字是感性的，非常有特色的就很難模仿，你模仿了也不像。另外有一些人不太講究文字，就是他文字上比較青澀流暢的話，有時候他寫一篇讀書日記，的確很難說是誰寫的。因為當你程度有一定的水準，見解、看東西的眼光也差不多，所以這個是很難說的。但是你說的槍手就等於是僱別人來寫，這我以前在大陸也聽過一個寫美食的，他下面有三個人為他寫，他再潤飾。這個事情可能會有，但是不會太多。因為要僱槍手，在經濟上也就是你要養得起他們。你本來錢也不多，何必要去養他們呢？

劉紹銘：這個是真實故事，金庸忙得不得了的時候就叫倪匡去幫忙，有時候倪匡就很快地寫出來——寫「獨臂婆婆雙手舉起來」——獨臂婆婆又怎麼會「雙手舉起來」呢？這種東西應該不是你原創的嘛，他寫上去都忘了，但是後來這件事發生在金庸的小說裏面，哪一本不曉得啦，倪匡就是寫得晚了(金庸)還不回

來，就把某一個主角人物「殺掉」，金庸回來之後看了，覺得這是在搞甚麼，後來只好想甚麼辦法去把他救回來。這不是常常有的事，金庸因為忙就請了倪匡幫他的忙。

廖偉棠：據我所知，請「槍手」的是那些寫連載小說或者愛情小說的會多一些，但是如果是說一些跟政治有關或者寫時論、時評的請槍手的可能性不太大，因為這是你一貫有的立場——你對這個世界的立場，如果你是一個名家，會保持很尖銳的風格在(文章)裏面，不容易模仿，但是我知道香港有好幾個寫愛情小說的是「槍手」，你不曉得怎麼可能一個月出三本、四本愛情小說呢？他是有一個班子的，不能說是「槍手」，就是有幾個人幫他寫的，他可能把整個故事的梗概想出來，然後其他人就寫，反正這是愛情小說，對文字要求也不高，就是一個「流水線」，像電視劇一樣生產出來。

劉紹銘：愛情小說之類美國最先進，一些 computer program (電腦程式)或是一些 software (電腦軟件)都可以寫出來——講 A、B、C、D 的關係，總會有一條 formula (公式)，你按一下(電腦)，裏面的對白都是差不多的套話，美國賣的那些一本本的愛情小說差不多都是用這樣的 formula 寫的。

廖偉棠：對，我最近看過一篇文章，是大陸的一個編劇寫的，他說他們要寫一篇篇章，手上都有一本像手冊一樣的指南，(指示)在甚麼場景、說甚麼話——香港的編劇也是這樣。所以我覺得這是通俗文學 / 流行文學跟嚴肅文學一個很大的不同——一些嚴肅的文學總是會有一些出奇不意的東西，但是通俗文學會有幾個

很固定的模式，所以也較容易請「槍手」去作。

張隆溪：關於散文——作為一種文學形式的散文，大家還有甚麼問題或者想法？

同學 11：內地就有《讀者》和《青年文摘》，那裏面也有散文，你覺得那裏的散文(寫得)怎麼樣呢？

張隆溪：你看了覺得怎麼樣呢？

同學 11：我覺得它們很不錯，因為比較接近生活，讀起來比較有同感。

張隆溪：對，今天上午北島在講香港沒有一本很好的文學雜誌，確實有這個問題，內地的話有很多雜誌——文學的雜誌或者一般的散文雜誌，有我們比較熟悉的像是《讀書》——原來很熱火，現在稍微差一點，但是還是不錯，再加上有《萬象》，有《書城》、《書屋》——《書屋》的文字都比較考究，是湖南辦的雜誌，這幾個雜誌都不錯，還有專門的散文雜誌，內地讀者人數很多當然雜誌也很多，香港其實人也不少，但是香港確實缺少一份比較——當然不是沒有，(香港有)《香港文學》、《香港作家》，但是沒有一份大家都公認的一個非常「高」的、每期裏面都有一些非常可讀的東西的雜誌比較少，這個我也不太清楚。

劉紹銘：這個我清楚。編雜誌的編輯比賣牛肉麵的比較好一點真可憐。《香港文學》是中國旅遊協會(香港中國旅遊出版社)，左派以前辦了好久的劉以鬯先生(辦的)。可是現在就是這樣子，凡事跟文化事業搞在一起，好像是要窮一輩子，你不窮就不應該

辦文學，你看《香港文學》每一期很像樣子，可是誰搞了都好像是「發表狂」的樣子，非要寫才可以過活，那個稿費真是—我五零年在香港已經寫稿子—要養妻活兒/養夫活兒也不容易，第二個就是，藝術發展局每一年給你的合約都是「吊鹽水式」的—不死不活—那怎麼辦呢？編輯拿了一年的合同給你寫，你有甚麼長遠計畫，發了稿子都已經零六年底了，賣牛肉麵都幾經去了十期了，那就給你一年吧—所以我跟老朋友老同學開玩笑說你們真是不懂。我閉起眼睛教書教了十幾年了，都是冷冷的，文學雜誌是不看算了。現在是新鴻基給了五百萬梁文道辦《讀書好》，我看了好幾期，很有生氣，現在呢起碼是一、兩百萬投（資）下去還可以支持一下，而且是不收費的，你們到書店去拿。

廖偉棠：剛才那位同學講到《讀者》，是現在最暢銷的這一類雜誌吧，其實跟剛才幾位同學有談到，就是「尋找同感」這問題，同學喜歡上一個作家都是因為讀他/她的東西產生同感，或者是我們現在讀報紙的時候去找那種能引起我們同感的作品去讀，我還想舉出一個例外來，有時候我們閱讀不一定就是要尋找同感，我們也許是要尋找一種「超感」的東西，就是，這個人說出了你自己從來沒有感覺到的東西，這種閱讀也很有意思，不一定說他跟你是一樣去理解某一個事物，或者他說出你心裏話，那才最好，也許他說的是跟你相反，是你從來沒想到的東西，那也很有意思，《讀者》為甚麼辦得這麼成功呢？他們很知道它的讀者喜歡看甚麼，所以《讀者》辦了幾十年，他的風格沒有甚麼改變，假如你把它30年前的幾篇文章重新發一遍，也分辨不出來，它都是以賺人熱淚為宗旨，但是如果過一百年後我想看看一

百年前的中國是甚麼樣子的，未必可以在《讀者》裏面看得到這樣的文章，因為它都是人的一些基本情感，但沒有一些時代的特殊性在裏面。

陸灝：《讀者》這雜誌其實就是美國的Reader' s Digest，它就是一個讀者文摘，它是從各個雜誌或者書裏面覺得這一段很感人就把它「摘」出來，它是甘肅出的，中學都比較喜歡看這個，因為它比較淺顯、有點憂傷的，比較能打動人，但是可能隨著年紀的增長，以後會看一些再深一點的，可能自己的感受會更大一點吧。

張隆溪：因為在香港都不能見到有這些雜誌，所以我都不知道《讀者》雜誌，現在知道的幾個還都是《萬象》、《書城》這些。

同學 12：我們這些年輕人對文學作品普遍來說都沒有甚麼興趣，那你們有沒有甚麼比較有趣的作品可以介紹給我們看呢？就是可以引起我們對散文的興趣的。

張隆溪：我就想起好多年前在美國就已經討論過因為互聯網、上網遊戲這些(使人)閱讀的習慣越來越少，前幾年Harry Potter 這本書出來的時候有些人從宗教的角度反對，說這裏面把巫師、巫婆寫得那麼好，跟傳統基督教的觀念是不一致的，所以他們有人反對，但是有很多人支持這本書，支持這本書當然有很多原因，但是其中有一個原因是這本書起碼可以讓小孩去看書，好多小孩本來都對文學沒有興趣，都不喜歡看書，沒有閱讀的習慣，這本書出來以後確實很多小孩都去看這本書，然後開始產生

對閱讀的習慣，這本書其實寫得不錯，它的文字很簡單，但是很生動，寫得很好，翻譯成全世界各種各樣的語言，幾乎都是暢銷書，我想其實也是有各種各樣的辦法吸引大家去看書的。

武俠小說比如說，都是很好看的，我女兒是在美國出生的，所以她的中文不太好，為了吸引她讀中文，我就讓她看金庸的小說，果然奏效，她一下子就「上勾」了，所以我覺得文學就是有一種吸引力，我不相信香港人也好，甚麼人也好，生下來對文學沒有反應，我覺得人對文學就會有反應，沒有反應是因為社會環境太不利於文學，香港是非常不利於文學發展的，但是我相信香港人如果給他好的文學作品，他同樣會有反應，我不相信看見一個好的小說、一首好的詩，你沒有反應，沒有一點感覺，我覺得這對你是否是個人都有點疑問，你又不是機器造出來的robot。

但是如果你要我介紹甚麼書，我也不太知道你的興趣在哪方面，對哪一類的文學會有興趣，但是一般來講，我覺得哪怕是暢銷書吧，像是 Harry Potter，看一看，能夠引起你對幻想、文學描述的興趣也是好的。所以我是非常支持像 Harry Potter 這樣的書，也應該多去看，尤其小孩，引起他們的興趣。那麼你們現在已經不是幾歲的小孩子了，隨著年齡的增長知識也增長了，你學一點比如歷史、語言，欣賞能力也應該高一點，你能夠看的東西也能夠更高一點。像我們剛才講的像《讀者》這種雜誌還是比較淺顯一點，但是你的趣味提高以後——文學是個趣味的問題——我在這(城大)教課有時候也教到文學，香港的學生有人完全很天真地問我：「老師，你覺得我學這個有甚麼用嗎？」，我的回答很簡單：「沒用」，絕對是沒用，你上我的課，我第一課就會講，

尤其在城大這種注重實用、實際(的地方)，每個老師教你的都是一個實際的skill(技巧)，學了以後就能夠懂一個甚麼東西，能夠做一些甚麼事情，我的課是沒有一點skill，學了以後一點都不會幫你做任何具體的事情，所以如果你要問我(文學)有沒有用，是沒用的，但是，人的生活是有一個質量問題，我的這課是增加你生活的質量，如果你覺得你的生活要有質量的話，那你來聽我的課，如果你不需要質量，你只要能做事情賺錢你那你別來聽我的課，所以我覺得文學——人文學科的東西是豐富你大腦的，我經常用《莊子》裏講的一段話來做比喻，莊子的書寫得很漂亮，很詩意，很有音樂性，中國歷代不知道有多少詩人作家都是受《莊子》這本書的影響，他的書確實寫得非常好，他用很詩意得語言來表達很深刻的思想，莊子他是個哲學家，他說用語言是不能真正表達意思的，他經常說語言是沒用的，所以有一天一直跟他爭論的惠施說：「子言無用。」是說你說了半天，語言沒有用，你的語言也不是沒有用吧？莊子說：「對啊，我的語言沒有用」——「知其不用」然後可以「用之」——你得先知道這東西沒用，你才能知道甚麼叫「有用」，然後他打個比喻說：「你看我們倆站在這地上，不就這麼小一塊地方嗎？其餘的地方有用嗎？沒用。可是你把其餘的地方都挖掉，你還能動嗎？一步都不能動了。

所以沒用的東西，都應該是非常有用的，在你現在這一刻沒有用的東西，不等於將來永遠沒用，人文學科對頭腦的訓練不是具體地「用」，不是說你學了英文或中文這個字就學會翻譯了，我不教這個，這東西太容易了，每個人都可以學，但是訓練你的思

想，尤其在高等教育裏面學習、發展個人的批判思考能力是最重要的，具體實際的技能是次要的，在我看來，人文學科是一個文化的質量，如果一個民族、一個文化沒有人文、沒有文學、沒有歷史、沒有宗教、沒有哲學，這個民族就完蛋了，我說的「生活的質量」就是這個，所以同學問我：「你教這課有甚麼用嗎？」，沒用，在你的意義上是沒用的，在我的意義上是有用的，非常有用，就看你要取捨甚麼，修這課是有用還是沒用你自己去批判。有些人覺得文學沒用、沒意義、不能幫助我，我學了幹甚麼？我讀了那小說，再好看也不能賺錢，也不能穿衣吃飯，可是那是生活品質的問題，如果你愛上了文學你就覺得那種樂趣是錢買不來的。

同學 13：散文比較講「隨意」和「純樸」，重視意境多於精雕玉砌，那麼我們如何才能寫出一些平凡中見不平凡的文章，令讀者一見難忘呢？

劉紹銘：這問題好難答，平凡中見不平凡，我寫不出來，豐子愷大概寫得出來，那是了不起的功力，他用的都是最俗的——畫跟文字都是簡簡單單，這是最高境界——平凡中看到不平凡，用很多文字來堆砌反而不好。這問題一點不簡單。

廖偉棠：這是非常困難的，我覺得有一點首先要做的就是用心去生活，去體會你身邊所有的東西，很敏感、很謙虛的去體會你生活碰到的東西，我覺得這是第一步吧，然後就看你的造化。剛才那位同學問有甚麼可以推薦的，我覺得有一個本土的作家蠻好的，就是西西，她的東西我覺得中學和大學生看都很合適，她很

有趣，很可愛，她講的東西有時候會涉及到文學很深的東西，她的東西為甚麼那麼可愛呢？她有一本書我每次去中學做一些講座的時候都推薦大家看，一說這書名大家就會感興趣，她有本書叫《鬍子有臉》，一般人都是說臉有鬍子，她卻從鬍子的角度來說說鬍子有臉，所以說這個人「好鬼馬」，「好鬼馬」的一個老太太，而且她很親切，她的散文和小說都很親切，她跟你像你的鄰居的一個老奶奶跟你在聊天一樣，尤其她寫晚年的東西我都很喜歡，很有趣，看了這些以後可以看看她的長篇小說像《我城》，《我城》這部小說對香港是很重要的一部小說，它能夠把那個年代香港一些人的精神氣質通過幾個有點童話色彩的人物帶出來，是很容易讀得進去的一本書，可以淺讀也可以深讀的一本書。

劉紹銘：跟同學推薦書不容易，因為好高騖遠的你們不會看，我也不會看。剛才廖偉棠先生推薦的西西你可以看，因為有一種親切感，另外一個你們可以看杜杜，有一本叫《住家風景》，800字左右，平凡的題目寫出不平凡，大家可以去看看。

陸灝：說到平凡中的不平凡這個很高的境界，很少有人達到，散文就是辭達爾意，你把你要說的意思準確地平實地表達出來，這個已經算是很高的意義了，所以你盡量地不要多誇張，不要多矯情，你把你想說的話平平實實地說出來，然後到你說出了話不平凡了你這個散文就不平凡了，不是說要把平凡的話要用不平凡的方式去表達，這個境界可能也不會很高，另外剛剛那位同學說推薦散文，我不知道她的興趣，我想我在大學一年級的時候曾經非常迷一個中國現代散文家叫梁遇春，他很早就去世了，是個30年代的人，大概三十幾歲就去世了，當時我就覺得讀他的

散文活色生香，他寫得非常漂亮，他寫得也不多，你可以去找找看，一共就是兩本小冊子。

張隆溪：你說起梁遇春我也想起當時魯迅編中國文藝大學散文裏就收了他的一個文章，我也唸過，我覺得非常好，而且還有一點就是因為我自己是在大陸出生長大的，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裏因為政治意識形態的壓抑，把以前的——從二十世紀初一直到五十年代的(文學)都抹殺掉，尤其二、三十年代的，其實中國二、三十年代有很多東西是非常非常好的，當時思想很很活躍，因為政治很混亂的時候恰好造成一些空間，很多不同的作家、思想家都出來了，我還記得看過詩，我當時看那詩的時候覺得寫得那麼好，因為那個時候我們覺得——因為從來沒看見過，而且還有一個很幼稚的想法就是文字是不是越發展會越來越好，其實我發現在30年代的時候文字遠遠比後來的——那個時候葉聖陶先生、朱自清這些人寫的散文非常非常漂亮，所以現在也不一定非要看當代的，當代當然也有很好的，其實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的時候也有一些非常好的詩和散文，包括像聞一多，聞一多的散文寫得很好，他的詩當然寫得好，所以其實還有很多可以看的。

廖偉棠：我非常贊同這個說法，因為我覺得當代的中國散文真的是受了五、六十年代一些文風的影響，比如說受了所謂「新華社」文風，受了「毛文體」的影響以後就變得乏味了，當然毛澤東的某些語言也是很精彩、很潑辣的，但是總的來說我覺得他還是對中國現代的語言、現代文學的發展是起了一個負面作用更多，我對這種文革語言很反感，(它)帶有一種強烈的批鬥色彩，而且帶著一種戰鬥的，好像非要在語言上鬥個你死我活的這種語

言我很反感，它在傷害你批判的人的同時你也傷害了自己這種語言。我也很喜歡三四十年代的散文和詩，雖然有一些不成熟，但是它比較完整的，還是屬於是發展過來的，尤其那種人的天性，我覺得那時候的知識份子和古代的知識份子還是有一脈相承的東西在裏面，但是經過了文化大革命的知識份子的心多少有點顧忌或者受到污染，所以當他們自己作為一種反抗去寫反抗極權的話，他本身採取的語言就是極權所用的語言的時候，是對自己的一種傷害。

同學 14：我是從北京來的，我在香港不到一年，有一件事非常好奇，我來這兒我就變得不喜歡讀書了，因為在北京的時候從上高中的第一節課老師就告訴我們要多讀書，基本上是每講一篇文章我們都會去找一些相關的作者、或者是相關的文章去讀，但是來這兒以後我覺得香港的學生是不是好像都不太喜歡讀書似的，而且搞得我自己也沒有那麼大興趣了，我非常好奇就是香港中學的語文課都講些甚麼，會不會像國內的那些語文課那樣會講很多課本以外的東西來激發學生的興趣。

廖偉棠：你來到香港，不讀書，因為大家的風氣是都不讀書，是不是因為香港的課外活動太多了。

同學 14：我覺得也有這原因，但是在北京的時候我覺得課外活動也不少，而且當時因為我周圍有很多喜歡讀書的朋友，我也非常受他們的影響，我本身是一個容易受別人影響的人，然後到這兒以後就覺得好像我在看書，別人看了以後，你怎麼還看書呢？我覺得挺奇怪的，他們也覺得挺奇怪的。

廖偉棠：我不知道現在香港中學的課本是甚麼樣，我記得以前香港中學的課本因為選過一首詩，黃國彬先生寫的《聽陳蕾氏琴箏》，這首詩導致了香港一大批年輕人都不愛寫詩，因為那首詩對於中學生來說很難懂，很多人一想到新詩會想到這首詩，我不知道現在中五、中六的中文課本裏現代散文理會選誰。

張隆溪：香港中學課本我們都不太了解，我們幾個老頭子都不在香港念中學，我當然不是在香港長大的，但是有一點，從這問題我覺得確實有一點反映，像剛才劉先生說的，確實有這情況，我在國內演講，不僅是所有的座位坐滿了，然後過道中間坐著人，後面一大排人站著幾個小時，而且講完了以後提問的人非常的多，非常非常踴躍，這個跟在香港確實有點區別，我在香港十年，在城市大學教書已經十年，我非常喜歡香港，非常愛香港，但是看到香港這樣的情形，我又有一點著急，我們從一個愛香港的角度著急，為甚麼香港的學生就不願意去踴躍發言，不願意多想一想、多提問，我說這句話的意思絕對沒有瞧不起香港人或者是香港人不行，我是因為愛香港，有一種焦慮。

劉紹銘：講到傷心處。有個字叫anti-intellectual——反知識，那種風氣在美國都有，我自己在美國三十幾年都可以跟大家講，在美國有些很愛讀書的中學同學拿本書出來別人都笑他（說）你怎麼沒事幹啊，要看書？在香港呢，香港是商業社會太久了，父母都是為了你考試才要你看書，那個不是愛讀書。香港現在這個社會吃飯大概是沒問題吧，可是很多同學——我們以前補習都是為了吃飯——香港很多同學不去上課，家裏（家境）也不是那麼壞，他去補習、賺錢是為了買名牌，所以從來沒有想過要好好地

讀課外的書，班上要讀的書非讀不可，否則不能應付考試，可是課外的書，就是老師要求以外的書是很少很少有興趣，沒有辦法，為甚麼會這樣子不是我一兩句話能解釋得了，香港從來都是一個讀書非常非常落後的社會，夠丟臉的。

廖偉棠：突然想到一個很好玩的發現，就是讀書的好處，年輕人現在不讀書還有很多選擇，可以去娛樂，那你如果(是)一個老人，一個人退了休以後你就會發現那些不讀書的老人就(會)很無聊，在這裏等死一樣，無以消磨他們的時間——到公園走走，打麻將這樣子，但是如果是一個讀書的老人那可不得了了，你有大量的時間，你可以讀個不停，我盼望著退休的日子來了我就可以整天看書了，我跟我父母說你們一定要養成讀書的習慣，否則你們退了休你們很無聊的，你們又不會打麻將，又不喜歡吵吵鬧鬧卡拉OK這些東西，所以讀書我覺得能想到一個現實的好處。

張隆溪：最後呢，雖然我們都談到一些具體的問題，其實我們今天談的都是老實話，都是很真誠的對談，劉教授剛才說講到他的傷心處，其實我也是(這樣)覺得，但是希望有一個比較樂觀的note結束我們今天的討論，當然，現在中學的壓力都很大，現在國內也是一樣，我們那時候中學好像沒有現在那麼忙，現在中學生的書包就重得簡直——中學生的書包比我念PhD還要重，我女兒就是這樣，我覺得現在(中學生)的壓力很大，再加上香港這個社會確實太功利化，太注重實用，對於人文、對於文學不是很有利的環境，我還是相信比如說我得到一些好的作品，不管是古詩也好、散文也好，有的時候心會跳的，心蹦蹦地跳起來，那種好像是——當然我沒吸過毒，我想吸毒的人也是這樣子，我非常

相信文學有一種非常強大的力量，你沒有去接觸它你不知道，你接觸了它以後這種感受會使你心跳快，所以我還是相信不管在任何社會——香港是個很好的社會，不是一個壞的社會，我們還是應該有希望的一年輕人起碼，如果年輕人那麼小就想到要賺錢的話，那這個社會就太可悲了，我覺得年輕人應該有一點好奇心，去看一點課外的東西，劉教授一開始就問你們讀不讀課外書，為甚麼，最後又講了課外書，你現在才(讀)中學，你沒(讀)甚麼專業的東西——你那一點專業算不了甚麼，你對外面的東西應該有點興趣，多讀一點，豐富自己人生的質量、對生活的體驗，文學是非常重要的，今天同學們來參加大概都是有興趣，不然的話你大概來都不會來，來的人我們還是希望你們對文學有一份好奇、有一份熱心，多讀一點書，從北京來的同學得繼續讀書，不要放棄，這樣的話我相信以後香港還是會有希望的。

劉紹銘：廖偉棠先生叫爸爸媽媽讀書，我已經沒事情做多少年了，我已經七十幾歲，退休以後，看著自己的孫子我就有個很好的比喻——雙雙討債的眼睛，我每一天都忙著應付他們，不會像「維園阿伯」一樣，打牌啊甚麼的，不用，讀書一定有好處，三四年前你可以讀點書、寫一寫行書，(讀書)還有一個好處就是晚年不用靠打麻將。